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平金川 第二十八回 敢死軍力毀炮台 金川兵窮追中計

話說年大將軍自瀚海回營之後，一心想設法破俄，與眾將商量，並無妙策。提督陸景雲道：「俄人所恃者炮台耳，如果打破炮台，便可長驅直進。末將想他炮台雖堅，終是新築，況此地沙多泥少，未必能夠築得十分堅固，不若用大炮對他炮台攻擊，看來也可以破得幾座。」年岳二公道：「你既說得有理，就委你帶同你麾下參將福興先行攻打。」兩將領命而去。隨即傳令兵丁，各帶五十噸後膛炮，度好準頭，量好尺寸，向炮台攻打過去。俄兵在炮台上也還炮相攻，打了半日，官兵反被俄兵打死無數。俄營的炮台任他攻打，打了半日，炮台並無一座損壞。這是什麼緣故呢？原來俄兵所築的炮台，一切材料都自外國帶來的，有一種泥名叫綿花泥，以此築起炮台來堅韌無比，比鐵尤美。因為炮子打進去，那棉花泥自能夠吃住，使這炮子不得透過去。這泥原是紅毛泥煉成的，質本極重，外國如英、法、德、美諸國的炮台，都用此土築成的。今日俄兵就帶此泥來築炮台，所以官兵打了半日，毫無效驗。

陸提督見不能成功，忙令退兵，向元帥營前請罪。年大將軍道：「今日你上陣，我親眼見你的十門炮，有九門打著他的炮台，但炮子雖然打中，而炮台不見一處損壞。我度他的炮台必另有一種堅韌泥土造成的，所以不畏大炮，這並不是你的過處，總要另行設法，方可破得。」參將福興稟道：「末將倒有一計可以攻打，定然打破，但要多傷精銳士卒，未免可惜。」年大將軍道：「只須破得他的炮台，就傷士卒也是沒法的。你有何妙計，快快獻上。」福興道：「他的炮台不畏大炮，必是堅韌異常的東西造成。若專用炮攻，終是徒勞無益。愚意以元帥所招敢死軍數百名，先用四十名，每人背負上等火藥百斤，另使十名持槍保護著，一直到炮台，把火藥丟在他的炮台邊即行燃著。莫說炮台可毀，就是他左右營盤也難保得住。但是這數百名兵恐有去無來，十成中逃不出一成，未免過於殘忍。雖是為國出力，卻要傷了自己的精銳，還請元帥作主。」年大將軍聽了大喜道：「此計甚妙。」岳公與仁謀也以此計為妥，惟這敢死軍不知能像前次自刎不怕死否？大將軍道：「吾所招之軍，萬人一例，可保無虞。但此次功成之後，福參將自當重賞。」便叫齊甘勇，挑選四十名願去的。先令四十名負著一大包火藥，每火藥兵一名用十個鳥槍兵保護，一直衝到俄羅斯營。又令陳提督於炮台毀後，從左面去搶俄羅斯營盤，陸提督從右面去搶俄羅斯營盤，福參將跟著甘勇，看炮台毀後，即行從中攻去，三枝軍馬務要驅殺俄兵片甲不留。如俄兵逃過瀚海，即要緊緊追上，趕過瀚海西面，將金川兵一齊掃盡，方可收兵。眾將領命而去。

大將軍吩咐已畢，親自督陣，擂起大鼓。第一隊是炮兵，炮兵後是甘勇；第二隊是馬兵，第三隊是步兵。浩浩蕩蕩，直衝俄營而來。那俄營晏得門向前一看，忙出陣抵禦。但見官兵來到半途，俱停住不走，只有數百名甘勇，一直向直，搶到俄營炮台邊來。俄兵便放槍四面打來，詎知甘勇是不怕死的，只顧向前，絕無懼色，拼命前進，來到炮台邊，一聲吶喊，把火藥點著，即四散奔逃。那知甘勇燒死彈死者不上了十餘個，是以打仗之時，只以膽大為上，這四百四十名甘勇，乃置之死地而後生者也。霎時間，只見俄營炮台燒得天崩地裂，乒乒乓乓，自相攻打，炮台彈得七歪八崩，營盤也被燒燬。當下陳提督即從左殺去，陸提督即從右邊殺去，福參將從中路殺去。三路軍馬旌旗耀目，鑼鼓喧天，直搶到俄營中而來。那時晏得門見炮台已毀，近炮台紮的營盤也被打破，勢難抵敵，連忙招集軍兵，拖著毀剩的大炮，不敢接戰，向瀚海西面而逃。清兵見他逃入瀚海，乘勝追趕不止，片刻官兵俱過了瀚海，並無一些風色。

那邊金川兵一得敗信，即見晏得門帶了俄兵向前奔逃，清兵隨後緊追，策妄阿拉布坦忙令軍兵就在瀚海邊列隊迎接，但官兵乘勝而來，銳氣正盛，怎能抵當。福興挺著黃鋼，與策妄阿拉布坦並不打話，就相對敵。隨後官兵陸續奔來，恍似江河潮水，浩蕩奔騰，勢欲倒地一般模樣。策妄阿拉布坦料難抵敵，想要脫身，又被福興纏住，只得一手掄刀駕住黃鋼，一手向背後取出飛鏢，回馬就走，一鏢飛來，正中福興的頭顱。說時遲，那時快，只聽見噹的一聲，那飛鏢已落落地。原來副將徐元忭見策妄用飛鏢打來，早已用刀隔住，大叫道：「賊將休使詭計，快快自己獻上首級，免得俺們動手。」策妄回馬一看，見福興被徐元忭救住，便飛馬向西奔逃去了。福興與徐元忭兩人分路搶了金川的營盤。不一刻，年大將軍與眾將紛紛都到了營前，大將軍見得全勝，歡喜異常，傳令大小三軍，就在金川營住宿，體息兩天，再行長驅大進不表。

再說策妄阿拉布坦向西奔逃，遇著晏得門、周必達，胡用說道：「清兵如此利害，斷難抵敵。」只得帶了殘兵，夜不留宿，日不停蹄，一直逃到金川王城。金川王羅卜藏丹津聽說俄羅斯兵仍抵敵不住，四人逃回本城來了，十分驚怕，即向四人商議閉門抵禦之策。這金川城原有二重城池，俱是高峻，堅固異常，易於守禦，難於攻打。俄將晏得門道：「吾在瀚海所建之炮台，如此堅固難破，而清兵竟拚命向前，用火藥來攻，以致失守。今城郭雖堅，尤恐難以抵禦。為今之計，必須外城上仍設立炮台，城下掘一深壕，方免得清兵前來攻擊。」胡用道：「晏將軍之言甚合吾意，但死守孤城亦非良策，宜委策元帥及周將軍兩人出城分南北駐紮，以牽制官軍，使彼不敢驟來攻我城池，為萬全之策。」羅卜藏丹津道：「軍師之言，甚屬有理。」當下即著策妄阿拉布坦在城南駐紮，周必達在北城駐紮，以相呼應。城中則由晏得門帶領俄兵防守，且於城之東面建立炮台十座，都是鞏固異常。城之南北兩面，因有兵在外駐紮，所以毋需建立炮台。城之西面，官兵無從攻打，所以也不立炮台。佈置已定，羅卜藏丹津以為有恃無恐，終日招請喇嘛在宮中祈福，軍事一概不理。

再說官兵自瀚海逐俄羅斯、敗金川兵之後，歇了兩天，犒賞了軍兵，便長驅直進，一直來到金川王城。城中已有準備，且有兩枝人馬，在城外分南北扎住，以成犄角之勢。年大將軍便傳令離城十里紮營，俟看過地勢再作道理。安營未定，不料被策妄阿拉布坦、周必達兩枝人馬，分兩路衝來，年大將軍忙與岳公分頭抵敵。三軍渾戰一場，彼此不分勝負。金川兵見衝突不進，只得退回。官兵然後重行安營，佈置停妥。年、岳二公與張仁謀攜了千里鏡，暗處往各處察了一回，方知城上已經建立炮台十座。仁謀道：「金川城高而且固，又建立炮台，城下又有如此的深壕，攻取實非容易。況城外又有犄角之軍，牽制吾師，使我不敢直攻城池。賊人詭計頗屬萬全，為今之計，莫若先破了兩軍，使金川城孤立無援，如此便易成事了。」年、岳二公點頭稱是。看完人營，重新商議。岳公道：「剛才軍師所言先破南北兩軍，再行攻城，其說甚當。但城上炮台如此利害，假使我攻打南北兩軍，城上反用大炮攻擊，互為接應，非但不能打破，反致受害。依我看來，還是另設別計為妙。」

年大將軍道：「不破南北兩軍，斷難攻取城池。但攻此兩軍不宜硬攻，徒傷士卒，總須設一妙法，使城上炮台毋從救應，方為得計。」想了一回，便生出一個妙計來了，道：「吾們自今日為始，不要出戰，那金川營中必忍耐不住，定要來攻打我營。待來攻我之時，我即用退兵離救之法，使他城上炮台無從救應，然後設法破此兩軍，豈不甚妙。」眾人喏喏稱是。便傳令清兵閉門緊守，不許出戰。

再說金川兵自官軍到後，衝突一陣，不能取勝，便令各處加意提防。遲了幾日，見官軍並無動靜，策妄阿拉布坦遂邀了周必達到來商議，道：「官兵到了幾日，毫無動靜，不知是何詭計？吾的主意想與將軍輪流攻他營寨，或日或夜，使他不能安逸，擾得他無法可施，他就不戰自退了。目下他們見吾炮台利害，不敢出戰，必然暗中另設詭計。吾先行攻打他營，劫了他的營寨，免得他再施別計了。」周必達道：「元帥言之有理，既然如此，自明日來，每日輪流攻打他營盤是了。」商議已定，周必達遂辭回營中安寢。

到了次日，策妄阿拉布坦見清營並無動靜，仍然安守不出，遂會同周必達，各整頓人馬，輪流攻打，官兵慌忙抵禦，略戰了一回，即拔營退後十里下寨。次日，周必達又會策妄前來攻打，官兵又略戰了一回，退後十里下寨，一連戰了十日，官兵即退了十日，足足退了百里。策妄與周必達以為官兵真抵禦不住，隨退隨追，這日追到一個地方，名叫螺絲谷。大將軍即令何長慶帶一枝鳥

槍兵在谷左埋伏，瞿德明帶一枝鳥槍兵在谷右埋伏，俟金川兵進到谷口，務要如此如此。又令陳國亮、陸景雲二人：今金川兵前來攻打，你二人即出營與他對敵，務須詐敗，向螺絲谷奔逃，逃進谷口，即便回轉馬頭接戰。又令福興與徐元枳埋伏在螺絲谷谷口，見金川兵殺進谷中，即在谷口堵截。吩咐已畢，眾將得令而去。又令岳將軍帶兵一千，俟策妄、周必達殺進谷口，隨後劫營。大將軍佈置已定，隨即預備行事了。正是：

安排香餌河邊立，專待游魚上釣鉤。

不知勝負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